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十一起元朔五年盡元狩四年凡六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丁巳元朔五年冬十一月乙丑薛澤免以公孫宏爲丞相封平津侯物海郡高成縣有平津鄉宋白曰滄州鹽山縣勃海高成縣也有平津鄉丞相封侯自宏始漢初常以列侯爲丞相宏以既相而後封侯故丞相封侯自宏始時上方興功業宏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師古曰閤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客别於掾史官屬也與參謀議宏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每朝覲奏事

因言國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宏嘗奏言十賊彍弩師古曰引滿曰彍〇彍音郭百吏不敢前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侍中吾丘壽王吾音虞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秦兼天下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師古曰耰摩田之器也箠馬撾也梃大杖也〇撾音檛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記內則國君世子生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註云天地四方男子之所有事也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古者天子射狗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豻侯豕侯周官敘以

鄉射之禮詢眾庶臣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大不便書奏上以難宏宏詘服焉

宏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宏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董仲舒爲人廉直以宏爲從諛宏嫉之膠西王端驕恣數犯法端景帝子所殺傷二千石甚眾宏乃薦仲舒爲膠西相汲黯常毀儒面觸宏宏欲誅之以事乃上言右內史界部中多貴臣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上從之仲舒至膠西王聞其爲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仲舒凡兩相驕王能正身以格物諫諍其上教訓其下所居必治及去位家居不問家業惟以

修學著書爲事始帝欲崇儒術乃其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黯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亦不廢吾邱壽王者始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後出爲東郡都尉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復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格五者棊戲也其法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曰格五

春大旱

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

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擊匈奴右賢王以爲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衛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若言裨將也）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衛青爲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夏四月乙未復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封青三子伉不疑登皆爲列侯（伉爲宜春侯不疑爲陰安侯登爲發干侯○伉音杭）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閒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繈褓中未有勤勞上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閒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乃封護軍都尉公孫敖爲合騎侯（晉灼曰合騎侯爵冠軍從驃之名也）都尉韓說爲龍頟侯（班志龍頟侯國屬平原郡）

○騎音洛公孫賀爲南窌侯窌音庖又音窖李蔡爲樂安侯樂安功臣表作安樂校尉李朔爲涉軹侯涉軹班史表青傳作陟軹功臣表作軹趙不虞爲隨成侯公孫戎奴爲從平侯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班史豆作竇皆賜爵關內侯時衛氏支屬侯者凡五人貴震天下而始皆因子夫以進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於是青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牀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仲馮曰廁當從孟說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爲起然則踞廁者輕之也丞相宏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爲武士象

地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及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初田叔之子仁與滎陽任安相善俱為大將軍衛青舍人同心相愛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青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使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兩人拔刀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至是有詔募擇大將軍舍人以為郎青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少府趙禹來過青青呼所舉舍人以示禹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故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

上之殊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之何於是禹恐召青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仁與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青見此兩人貧意不平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青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青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見問能略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鬬仁不及任安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　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爲天下先於是丞相宏等奏請爲博士官置弟子員五十人復其身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見寬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卒史秩大百石

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余謂掌故掌故府之典籍者也以見寬自掌故補卒史推之則掌故之品秩從可知也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吏謂百石已上及比百石以下者右職謂郡中二千石二千石之卒史也上從之

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初景帝末廬江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減省少府用度郡中儲財物供太守私用者亦曰少府不獨天子有少府也買刀布蜀物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興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徭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

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爲學官弟子由是大化蜀地之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及帝之世令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也謹考漢[illegible]固武帝贊言其興太學刱漢家太學始于武帝無疑惜本紀不載其事無從考其歲月不敢強爲附會至于郡縣立學校官尤漢世文教之盛事也而本紀亦不載僅於文翁傳中帶言云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故因此處爲博士[illegible]弟子員而出之兼出文翁教蜀事

秋匈奴萬騎入代殺都尉朱英略千餘人

初淮南王安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爲內書二十一篇自云字中皆挾風霜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其餘賓客多江淮閒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

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謂吳王濞起兵時也）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然乃益治攻戰具積金錢郎中雷被獲罪於太子遷（雷被善用劍與太子戲誤中太子故得罪）時有詔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惡被於王斥免之欲以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也）是歲被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蹤迹連王公卿請逮捕治王太子遷謀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漢使有非是者即刺殺之因發兵反天子使中尉宏即訊王王視中尉顏色和遂不發公卿奏安壅閼奮擊匈奴者（閼音遏）格明詔當棄市詔削二縣既而安自傷曰吾行仁義反見削地恥之於是為反謀益甚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賜即安之弟也）衡山王聞淮南王有反謀恐為所幷亦結賓客為反具以為淮南已西欲發兵定江淮之閒而有之衡山王后徐

求譖太子爽於王欲廢之而立其弟孝王因太子而佩孝以王印令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輣車鍛矢（輣兵車也樓車也鍛冶鐵○輣音朋鍛音段）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秋衡山王當入朝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師古曰為相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

（戊午）元朔六年春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杜佑曰漢定襄郡在今馬邑北三百餘里後魏置雲中郡）以合騎侯公孫敖為中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功臣表翕侯國在魏郡內黃界）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贊曰斬首一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為級）休士馬於定襄雲中鴈門　赦天下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信元光四年七月壬午受封）及敗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班表議郎屬郎中令秩比六百石）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閎長史安曰不然（凡軍行置軍正等察軍法以正軍中軍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劉邠志大將軍長史秩千石如淳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孫子之言言大小不敵小雖堅於戰終必為大所禽）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擅誅於境外而

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謂所居爲行在所初平陽縣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青姊衛少兒私通生霍去病去病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擊匈奴爲票姚校尉票姚勁疾之貌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計其所將人數則捕斬首虜爲多過於所當一日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於是天子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餘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匈奴左右大當戶在左右大都尉之下左右骨都侯之上大父行單于祖行也張晏曰籍若胡侯也產其名也師古曰此人單于祖父之行也季父亦單于季父也羅姑其名比再冠軍師古曰比類也封去病爲冠軍侯補註冠軍故城在南陽府鄧州城內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級封賢爲眾利侯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

益封止賜千金。附註是時王夫人方幸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爲壽上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爲東海都尉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贖爲庶人單于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師古曰直度曰絕幕與漠同臨山以北皆大漠不生草木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爲吏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

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史記作直八十萬金索隱曰一金萬錢初一級十七萬自此以上每級加三萬至十七級合成三十四萬也

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起）元狩元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獲獸一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麟麕身牛尾馬足五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游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京房易傳曰麟麕身牛尾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漢雅麟麕身牛尾一角鳌麟似麕圓頂一角曰蓋云者意其爲麟而未知其果爲麟也○麕音君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久之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於是濟北王濟北王勃淮南厲王子孝文十六年封衡山王孝景四年徙封濟北今王勃子成王胡也後天漢四年國除入漢改爲泰山郡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

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

等日夜為反謀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諸使者道長安來為妄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召中郎伍被與謀反事被曰王安得此亡國之言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問之被曰昔秦為無道窮奢極虐百姓思亂者十家而六七高皇帝起於行陳之中立為天子此所謂蹈瑕候閒因秦之亡而動者也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王四郡四郡東陽郡鄣郡吳郡豫章郡國富民眾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然破於大梁奔走而東身死祀絕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眾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甯萬倍吳楚之時臣聞微子過故國而

悲於是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棄千乘之君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東宮淮南王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

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陰使人告太子謀殺漢中尉事下廷尉治建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構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王患之欲發復問伍被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吳何如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今我絕成皋之口據三川之險漢河南秦三川郡也其地當伊洛三川之會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什事九

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必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僞爲丞相御史奏請於天子之書徙郡國豪傑高貲於朔方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詔獄書漢時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皆有詔獄蓋奉詔以鞫囚因以爲名也逮諸侯太子幸臣逮追對獄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卽使辯士隨而說之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至若此言不須爲此也專發而已因又問曰山東卽有變被必使大將軍將而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伍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爲之用騎上下山若飛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若此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

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能過也獨先刺大將軍乃可舉事於是王乃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軍吏中二千石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欲使人僞得罪而西言使人詐爲得罪而逃去西如京師事大將軍一日發兵即刺殺大將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宏等如發蒙振落耳發蒙謂物所蒙覆發而去之振落謂木葉將落振而墜之皆言其易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求盜卒也掌逐捕盜賊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會廷尉逮捕淮南太子淮南王聞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中尉皆不至王念獨殺相無益也即罷相罷遣出相去也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即自剄不

殊師古曰言雖自剄而身首不能絕也伍被自詣吏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迹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其黨與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莊助素與淮南王相結交私論議王厚賂遺助上薄其罪欲勿誅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衡山王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其弟孝爲太子爽聞即遣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輣車鍛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會有司捕所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與

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王自剄死王后徐來太子爽及孝皆棄市所與謀反者皆族凡淮南衡山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桀等死者數萬人

司馬遷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藩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夏四月赦天下　丁卯立皇子據為太子年七歲　詔曰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弒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

爲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憫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毋贅聚　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　匈奴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　初張騫自月氏還具爲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土著謂有城郭常居不隨水草移徙也多善馬馬汗血孟康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天馬子云一說汗血者汗從前髆出如血號能一日千里有城郭室屋如中國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其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寘于寘國在南山下居西于寘城罙音迷寘音塡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水經註崑崙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度蔥嶺入北天竺境又西南流屈而

東南流逕中天竺國又西逕安息南注於雷翥海雷翥海即西海也在安息之西犂靬之東東南連交州海○靬音軒其東

水東流注鹽澤水經注河水一源出于窴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西域傳鹽澤一名蒲昌海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玉門陽關皆在燉煌西界括地志蒲昌海一名泑澤亦名鹽澤亦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泑音天

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按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其一出葱嶺一出于窴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山于窴國復分流歧出合而東注泑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泑澤即鹽澤也西域傳云于窴在南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唐長慶中劉元鼎為盟會使言河之上流由洪濟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冬春可涉夏秋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眾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

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即秦所築長城北秦築長城起臨洮臨洮縣漢屬隴西郡南接羌隔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

皆行國隨畜牧奄蔡國在康居西北瀕大澤無涯蓋北海云隨畜牧逐水草而居無城郭常處故曰行國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臣瓚曰邛山名生竹高節可作杖服虔曰蜀布細布也史記正義曰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節高實中或奇生可為杖布土蘆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孟康曰身毒即天竺也即所謂浮屠胡也○身毒音乾篤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師古曰宜當也徑直也從蜀向大夏其道當直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安息治番兜城臨嬀水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其俗亦土著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師古曰設施也施之以利誘令入朝誠得

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閒使王然于等四道並出師古曰閒使者求閒隙而行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指求身毒國徙斯榆也以手點物爲指使之出求路指身毒而行徙諸與斯同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巂昆明服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師古曰巂即今巂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南甯州諸爨所居是其地補註昆明即今四川行都司之鹽井衛軍民指揮使司○作音作巂音髓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於是漢以求身毒道使通滇國滇國也有滇池因以名國楚使莊蹻以兵定夜郎諸國至滇池因留王其地華陽國志滇池周回三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故謂之滇池漢爲益州郡後改爲永昌郡魏晉之閒爲晉甯郡唐爲昆州括地志滇池澤在昆州晉甯縣西南三十里補註滇國即今之雲南○滇音顛滇王嘗羌謂漢使者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復事

西南夷（元朔四年罷西夷至是復通）

元狩元年冬十月，上幸雍，祠五畤。　三月戊寅，平津獻侯公孫弘薨。壬辰，以御史大夫樂安侯李蔡為丞相，廷尉張湯為御史大夫。（考異曰漢書百官公卿表元狩二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為御史大夫六年有罪自殺史記將相名臣表元狩二年御史大夫湯按李蔡既遷湯即應補其缺豈可需之非年復與李蔡爲丞相月日正同乎又按長歷三年二月無壬辰又以得罪之年推之在今年明矣今從史記表）

始，汲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嘗謂上曰：「陛下用人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閒，謂人曰：「人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　霍去病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括地志焉支山

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縣東南五十里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也師古曰折蘭匈奴中之姓也今鮮卑中有是蘭姓者即其種也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王有祭天金人像也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為主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像而祭之今之佛像是其遺法○屠音儲詔益封去病二千戶夏去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行可數百里騫將萬騎在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與數十騎馳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

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戰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會博望侯騫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自如言功過正相當也）而票騎將軍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侯失不相得票騎將軍踰居延（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帝開置居延縣屬張掖郡使路博德築遮虜障於其北）過小月氏（匈奴破大月氏月氏西擊大夏而臣之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至祁連山得單桓酋涂王（涂音塗）及相國都尉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裨小王七十餘人祁連山卽天山也與焉支山皆匈奴中善地焉支出美女祁連宜畜牧匈奴失此二山乃歌曰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奪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天子益封去病五千戶封其裨將有功者鷹擊司馬趙破奴爲從票

侯以從票騎有功因以為號校尉高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為煇渠侯僕多本匈奴種來降漢功臣表僕多作僕朋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會當斬贖為庶人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票騎票騎所將常選師古曰選取驍銳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師古曰留謂遲留落謂墜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由此票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　匈奴入代鴈門殺略數百人　江都王建與其父易王所幸淖姬等及女弟徵臣姦時徵臣為蓋侯子婦在長安建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遺徵臣書曰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後建使謁者吉請問恭王太后太后泣謂吉歸以吾言謂而王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言吾為而王泣也吉歸言之建大怒斥吉建遊雷陂雷陂即廣陵之雷塘在今揚州城

之北平嶼之山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陂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勿救皆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專為淫虐自知罪多恐誅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祝呪同詛音側去聲又謂人曰我為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為人所不能為耳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既而聞淮南衡山陰謀建亦作兵器刻皇帝璽為反具事發覺有司請捕誅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國除　又朱買臣為會稽太守初買臣以莊助薦拜為中大夫數年坐事免無以自資乃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久之召待詔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泉山臨海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其王更徙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若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

也上乃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即拜爲會稽守令到郡豫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與軍俱進買臣乃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值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其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吏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有頃長安廄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初買臣未遇時家貧好讀書不事生業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謳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吾年五十當富貴今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妻恚怒曰如公者

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竟自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閒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食之至是買臣出守會稽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買臣入吳界見其故妻與夫共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其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之於是悉召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重報之居歲餘徵入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　膠東康王寄薨寄景帝子　秋匈奴渾邪王降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票騎將軍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眾票騎既渡河

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不欲降者（師古曰恐被掩覆也）頗遁去票騎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四萬餘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班志漯陰縣屬平原郡）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皆爲列侯益封票騎千七百戶（附錄褚先生史記補曰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帝自往臨觀問左右群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渾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　按渾邪王來降在元狩二年而建章宮之起在太初元年相去十六歲而乃云其後一歲所渾邪王果將其衆來降若據宮名爲準則相去豈止一歲若據歲數爲準則其宮決非建章或者建章未起之前其地原有舊宮而生騶牙後更名建章褚先生遂採新名而書之耳史漢中如此類甚多不必疑也）渾邪之降也

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叛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閒見高門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於邊關乎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錢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爲闌也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

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五屬國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也故塞秦之先與匈奴所關之塞自秦使蒙恬奪匈奴地而邊關益斥秦項之亂冒頓南侵與中國關於故塞及衞青收河南而邊關復蒙恬之舊所謂故塞外其地在北河之南也師古曰凡言屬國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而金城河西河水出金城河關縣西南塞外積石山東流逕金城郡界自允吾以西通謂之金城河渡河而西則武威等四郡之地然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方置史追書也○允吾音沿衙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休屠王太子日磾磾音低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久之班表黃門屬少府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帝遊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

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為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光祿大夫本中大夫帝改其名）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賜日磾姓金氏（為金氏貴張本）初日磾從入時年甫十四其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向之涕泣然後乃去

辛酉元狩三年春有星孛於東方　夏五月赦天下　淮南王之謀反也膠東康王寄微聞其事私作戰守備及吏治淮南事辭連寄寄母王夫人即皇太后之女弟也寄於上最親意自傷發病而死

不敢置後上聞而憐之立其長子賢爲膠東王又封其所愛少子慶爲六安王王故衡山王地衡山國都六故改爲六安 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 山東大水民多饑乏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廥芻藁之藏也一曰庫廄名○會音儈 猶不足又募豪富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應劭曰秦遣蒙恬逐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地千里地甚好於是爲築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錯雜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爲新秦由是名也 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 漢既得渾邪王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 上將討昆明以其閉使也 漢以昆明有滇池滇池昆明卽今雲南府之昆明縣 方三百里括地志云滇池在益州西二十里一名波陵池長五十里闊七里風雷一動波浪凌山不云三

百里也 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三輔舊事昆明池蓋地三百二十頃廟記長安昆明池在上林苑中中有豫章臺刻石為鯨魚每至雷雨常鳴吼鬣尾皆動旁有二石人象牽牛織女立于河東西杜甫詩所謂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者正謂此也 是時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師古曰入財於官以取除役 及五大夫五大夫爵二十等之第九級也漢法至此亦免徭役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以故吏弄法皆謫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大風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樂章殊未備也帝即位乃定郊祀之禮祀太乙於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邱也於是使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以立樂府以宦者李延年為協律都

尉佩二千石印綬次初詩以合八音之調詩多爾雅之文初詩新造之詩也爾近也雅正也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既而樂利長屯田燉煌數於渥洼水旁渥音渥洼蛙見有異馬來飲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旁令馬習玩久之乃代土人持勒絆收其馬欲神其事云從水中出獻於上上使爲歌次入樂府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悅延年性知音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故上用以協律　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羣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

奈陛下誰與共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為愚而不知理也上顧群臣曰黯自言為便辟則不可自言為愚豈不信然乎

壬戌元狩四年冬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筭緡錢舟車時縣官用度太空而富商大賈冶鑄煑鹽或財累萬金不佐國家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鋊（鋊音浴又音育）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

貲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如淳曰雜銀錫爲白金]大者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小者橢之其文龜直三百[師古曰橢圜而長也○橢音安]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建元五年廢三銖錢行半兩錢]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

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班表大農令有兩丞]桑弘羊以計算用事咸陽齊之大煑鹽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心計者不必用籌算而知其數也]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詔禁民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左趾[韋昭曰釱以鐵爲之著左趾以代刖也索隱曰三蒼云釱踏腳鉗也張斐漢晉律序狀如跟衣著足下重六斤以代刖至魏武改以減代釱也晉律

鉗重二斤長觸一尺五寸○鈦音大又音第 沒入其器物公卿又請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之多少而爲名簿送之於官也 率緡錢二千而一算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臣瓚曰此緡錢爲是儲緡錢也故隨其用所施而出算余謂率計緡錢二千而出一筭者百二十錢 及民有軺車若船五丈以上者皆有算軺小車也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匿藏也悉盡也藏匿而不自占占而不盡者罰戍邊一歲沒其錢入官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騷動不安其生咸指怨湯

初河南人卜式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及上征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羊不習仕

宦不願也使者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可以爲化而亂法上乃不許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多倉府空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財半助邊者也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惟式尤欲助費上於是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式初不欲受拜上曰我有羊在上林中欲令

子牧之式乃受拜布衣草蹻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善其言欲試使治民拜為緱氏令緱氏便之未幾又擢式為齊太傅 春有星孛於東北 夏有長星出于西北 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師古曰以粟秣馬也）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師古曰私負衣裝及私將馬自從者皆非公家所發限之）步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轉者謂轉輜重者也踵接也）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票騎票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票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李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都尉

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以精兵待幕北大將軍旣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幷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回遠而水草少師古曰回繞也曲也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公孫敖新失侯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敖失侯見上二年青本與敖友又脫青於死故欲使當單于而立功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慍怒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張晏曰武剛車兵車也師古曰[illegible]

漢志諸軍有矛戟其飾幡斿旗纛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礫小石也礫音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挐師古曰紛挐亂相持搏也殺傷大當殺傷各大相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趙信降匈奴築城居之。窴音田得匈奴積聚食軍畱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不及單于戰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靑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長史急

實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爲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猨臂善射度不中不發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初廣從弟李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乃以軍功封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

封侯而廣終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嘗與望氣者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有三子當戶椒敢皆有父風當戶爲郎侍上上與韓嫣戲嫣不遜當戶擊之嫣走於是上以當戶爲能

司馬遷曰余覩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詞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十餘日眞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票騎將軍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匈奴分其國爲左右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濊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故謂之左右方亦謂之左右地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翰海北海名也崔浩曰北海鳥之所解羽故曰翰海積土增高曰封爲墠祭地曰禪余按翰海在火州北皆沙磧大風則行者人馬相失沙中生草名登蓃收之以食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爲列侯路博德爲邳離侯衛山爲義陽侯復陸支爲壯侯伊卽軒爲衆利侯從票侯破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爲關

以侯食邑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
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
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
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
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士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
肯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
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
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從
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班表太官有令有丞主膳食既還重車餘棄粱肉
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
服虔曰穿域作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爲之實以毛蹴蹋爲戲也
劉向別錄曰蹴鞠相傳以爲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所以講

武如有材也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班志令居縣屬金城郡往往通渠置田官置官以主屯田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

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班表丞相有二長史秩二千石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是時博士狄山議以爲和親便上以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師古

曰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鄣蔽以扞寇也謂之候城]山自度辨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之後羣臣震慴無敢忤湯者　是歲汲黯坐法免以定襄太守義縱為右內史河內太守王溫舒為中尉　先是甯成為關都尉[函谷關都尉也]吏民出入關者號曰甯見乳虎[乳虎者新產子之母虎也乳虎護兒故益猛]無值甯成之怒及義縱為南陽太守至關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一迹後徙定襄太守初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視亦二百餘人一捕鞫曰為死罪解脫[一切皆捕而鞫問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師古曰奏請得報而論殺原父曰縱掩定襄獄一切捕鞫而云是日皆報殺則非奏請報可之報矣然則以論決為報也]其後郡中不寒而栗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然其

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為治王溫舒始為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弗法謂弗即行法也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避謂不盡意捕擊也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遷河內太守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奏而天子可之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追求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立春之後不復行刑天子聞之皆以為能故擢為中二千石正卿及列卿皆中二千石溫舒為人少文居它惛惛不辨至為

中尉則心慴然其爲人詣善事有勢者其家行勢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視之如奴雖貴戚必侵辱雖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其爪牙吏虎而冠多以權寵焄音勳　初李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王既而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媠見帝媠音惰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

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耶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之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其後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

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附錄漢武故事云文成既誅月餘有使者自關東還逢之於灌亭還言之上乃疑發其棺無所見惟有竹筒一枚開發此事史記以爲王夫人漢書以爲李夫人溫公以爲李夫人卒時少翁誅已久矣漢書誤也此溫公必有所考據但此事史記略而漢書詳吾從其詳者以俟後人之再訂總之通鑑之載此事要以明方士之術不足信耳不在辨其爲王爲李之孰爲確孰爲訛也

大農令鄭當時免時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當時任賓客爲大農僦人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爲庶人當時字莊以任俠自喜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

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及爲大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閒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初上之使莊視決河莊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音資)糧請治行者何也莊與汲黯皆好士士多歸之及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

司馬遷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

平下邽翟公始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
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
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資治通鑑補卷十九終